



B73

春笋

中国
文学

PDG

目 录

银河湾的故事.....	邱恒聪 (1)
桔海金浪.....	洪 春 (15)
春笋.....	吴 金 (23)
雁英.....	谢日新 (35)
红桃.....	郭自强 (45)
希望.....	夏逢南 (68)
风雨夜来人.....	熊述隆 (85)
玉片的故事.....	唐毓龙 (94)
在三号道岔上.....	张启文 (110)
严师出高徒.....	赖征海 (117)
高高的烟囱下.....	褚明灿 (130)

银河湾的故事

邱恒聪

风 波

银河湾的社员谁个相信，振兴夫妻俩干起仗来啦！

老年人皆以为这是嚼舌头的人瞎编出来的新闻，因为在大家的记忆中，振兴夫妻俩结婚八年来，没红过一次脸，没斗过一回嘴。现在居然风波陡卷，怎么不叫人难以置信呢！

然而，在振兴家里，这却是一件的确确的事实。你若去得快的话，还能赶上这个事件的余波。瞧，火秀已经抱着铺盖，挺挺地冲出了院子。众人劝不住，拦不住。院门口的泥径路上留下了一行倔强的脚印！

哟，为何事，这座平静的单合院激起了这十级风浪？为何事，夫妻间发生了第一次纠葛？

这里，无须作过多的介绍，我们先来看看丈夫振兴吧。此刻，他正仰面朝天，以手枕头，连人带鞋横躺在床上，他叹着气。是懊悔内疚呢？还是心安理得？连他自己也说不上，或者二者兼而有之，反正他总算出了口气。

矛盾的由来是这样的：

公社打算在银河湾办个文化站，需要配备一名业余工作人员。选谁呢？在党委讨论会上，委员们不约而同地提到去冬水库工地上那位初露锋芒的女将，她肩挑百斤担，腰挂土喇叭，那里人最多，那里有她鼓斗志的歌声；那里活最忙，那里有她表扬好人好事的话语。社员们送给她“红色宣传员”的光荣称号。她不是别人，正是振兴的爱人——火秀。

当指派火秀负责文化站工作的通知下达银河湾后，大家都亲昵打趣地朝火秀喊开了“文化站长”，作为火秀的丈夫振兴，自然就在同一时刻沾上了光彩。不过，这种光彩对振兴说来，是索然无味的。他不敢相信，自己的妻子能干这号事，委托她当个托儿所或敬老院的什么倒相当，搞文化站，那是要公鸡下蛋——肯定不行。

火秀觉察到丈夫轻视妇女的情绪，给他做了半天的思想工作，无奈振兴左耳朵进，右耳朵出，半句也没听进去。尤其是火秀上任之后，磨擦便接踵而来。振兴觉得：火秀似乎连户口都迁走了。过去振兴收工回家，饭早熟，菜早香，美美地吃饱了还可以泡碗浓茶喝喝，现在呢？碰得好米刚下锅，碰不好还得自己生火做饭。眼看事态的发展日益严重，振兴不得不发出警告。火秀总是微笑地理一理发丝，说道：

“刚办站，过去的旧书要清理，新书要排号，还有墙壁得粉刷，借书室、阅览室得修整……”“得啦得啦，文化站毕竟不是汽车站，会忙到这样。”振兴打断妻子的话。火秀懂得丈夫的脾气，她不再往下说，只是在吃罢饭收拾碗筷的时候，才满面微笑地又对丈夫说：“振兴，文化站打算组织革

命故事会，你也算一个故事员吧！”回敬火秀的是什么呢？是一句比金刚石还要硬的话：“哼，把我也拉进去，那家里不长荒草才怪！”

终于，一个大规模的爆发在今天发生了！

这天，公社传来好消息，银河湾要放映彩色的革命现代京剧影片《红色娘子军》，社员们个个乐得奔走相告。小孩子们巴不得早点天黑，老太婆们早就把当天的家务料理得妥妥贴贴。振兴是个“电影迷”，更不例外，他锄起地来都格外有劲。在他的鼓动下，十几亩花生一下子就拾掇净啦，他们小组收了个早工。振兴美美地想道：回家吃了饭，早点端个凳子到晒谷场去，要不，位子全会被孩子们占去。

却不料走进厨房，揭开锅一看，振兴好似温度计掉进冰窖，从头凉到脚，锅里不但没热饭香菜，连中午的饭碗还未洗净。

振兴的无名火从心底而起。

正在这时，火秀抱着柴禾进门了，她划着火柴就要烧锅。

“你慢点！”振兴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
“我刚才到社员家征求办文化站的意见。时间还早，现在做饭来得及！”火秀说。每逢这时，火秀总是让丈夫几步，等他气消之后再做工作。几年来，正因为如此，才使这对夫妻没干过一次仗。

但，振兴今天倒糊涂了，他视妻子的忍耐为软弱可欺，他从火秀手中虎地夺过柴禾，一把塞进灶里。

也许是柴禾对振兴这种对待妻子的态度抱有成见，烧

了半天也烧不着，滚滚的浓烟象一条条黄龙，从灶膛飞涌而出，在厨房内盘旋，翻腾，舍不得离去。

“还是我来烧吧！”妻子依然用温柔的声调说，“这几天下雨，柴禾没晒干！”

“不！今天烧不着，老子跟你姓。”振兴抹着被烟呛出来的眼泪发誓。

真是无风不起浪。这时，门外又传来好友们的邀约声和孩子们的喧闹：“振兴，快看电影去吧！”

“哟哟，连饭还没吃，等会要爬上树才看得到！”

耳听着门外的话语，振兴心里急的要出血了。柴仍烧不着，他恼羞成怒，从灶膛抽出柴禾，一把掷在妻子脚下：

“站长同志，你不顾这个家的话，干脆搬走！”

“走！”一字重千斤，似一把利刀，呼地插进火秀的心房。

“什么？你嘴里呕什么？‘走’？难道我办文化站是为自家？难道女人生来就是服侍丈夫的？难道你是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的懒惰虫？”火秀终于发火了，她拳头能捏得出水，桌子拍得咚咚响。

“哼，女人家干得出什么名堂！说，这文化站你还干不干？”振兴两手叉腰，威气逼人。

“干，干干干，妇女半边天，只要贫下中农信得过，就干到底！”火秀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“嘭！”一把铁水勺从振兴手中飞到水缸边，不歪不偏，正撞掉一个角，水哗啦哗啦地从缸里流了出来。水声中，振兴斩钉截铁地宣布：“好，要干，让你干个痛快！”

你走。”

“走就走！”火秀抹抹眼眶，走进内室收拾铺盖去了……

以上，便是刚才发生的一切。吵累了的振兴转了个身，昏昏欲睡。

“爹！”七岁的儿子俊俊放学回家了，他摇着爹的手说：“爹，饭熟了吗？我要吃了去看电影。”

做爹的理也不理。

俊俊跑进厨房，发现满地的脏水和余烟未熄的柴禾，诧异地眨着小眼睛问爹：“妈妈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做爹的不愿把夫妻间的矛盾公布给儿子。

“我去喊妈妈回来。”

“不！”振兴一骨碌滑下床沿，拉住儿子说，“喂，你上楼抱点干柴，我来烧火煮饭。”

父子俩的有机合作开始了！

不久，热气腾腾的饭菜终于端到桌上。俊俊喜滋滋地夹起一筷子菜，送到嘴里，随即又触电般地吐了出来。

“怎么？”振兴问。

“爹！太咸啦。”

振兴不信自己的烹调技术会差到这样，他赶忙夹了几夹进嘴里，果真咸得他舌头发麻，吐都吐不赢。他火速扒了几口饭进嘴，想以此来中和咸味，谁知米没煮熟，饭竟是夹生饭。

这时，晒谷场上传来雄壮的音乐。

呵，电影开始放映了！

振兴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丢下碗，拉着儿子，便向晒谷场飞奔而去……

针 锋 相 对

火秀搬到文化站住，已有几天了。她搬去文化站住，虽说是和丈夫顶嘴时走的，却不完全是为了这个原因，更主要地是想在那里多干些工作，文化站刚开办，万事起头难，许多事要她做，她便顺水推舟干脆在那里住几天，也好让振兴息息气。而振兴却知道，自己不去相请，倔强的妻子是不会自动回来的。

两天来，振兴的双眼饱受了烟火的考验，现在居然能基本上独断一面，把饭菜弄好。尽管如此，振兴心里总觉得有股说不出的味道，似打翻了的五味瓶，品不出咸酸苦辣。每当他的双眼巡视着院内的一砖一石，一草一木时，这种心境便会加剧。

哦，几天前的院子亮亮堂堂，干干净净，现在呢？鸡粪东一点，西一点；垃圾南一堆，北一堆。振兴几次想找茅帚扫扫，继而又想：扫它干嘛，反正净了又会脏，干嘛白费劲！

邻人们已多次登门，有的要振兴把火秀请回来。也有的说用不着，火秀可是为了工作离开家的，又不是闹气。爱面子的振兴一边用吹火筒使劲地为灶里添气，一边瓮声瓮气地回答：“才不请呢！没有她，我一个人更自在！”

振兴话虽这么说，心里可不是这样想，心头好比未成熟

的袖子，威风在外，苦在心里。只有他的妻子火秀，对丈夫才是了如指掌的。搬走那天晚上，火秀睡在文化站楼上，心潮如煮开了的热粥，上下翻滚，她意识到虽说自己主要是为了工作而住到这里，却是对丈夫发怒时出走的，没给振兴说清楚是不妥的，丈夫虽说脾气不好，本质却是好端端的，他一时对自己搞文化站工作不理解，没有什么奇怪，应该对丈夫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才对，使他正确处理家庭与革命，个人与工作的关系，使他对新社会的妇女和对文化工作有正确的认识。她拉开电灯，翻开毛主席的有关著作，学了一遍又一遍，打定主意第二天回去，好好说服教育振兴。但次日清晨，公社来电话说，县革委宣传组要召集全县文化站负责人开会。火秀来不及回家同振兴打招呼，就出发走了。

数日后的傍晚，振兴满腹牢骚地洗着青菜，要在往日，这些任务根本轮不着他，火秀里里外外的家务事总是一把抓。说心里话，他要妻子走也是一时之气。常言说：“打架无好拳，相骂无好言。”原以为她过了天把就会归家，谁知……

“爹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！”俊俊神秘地跳到振兴跟前。

“啥好消息？”

“妈妈打从县里回来啦！”

“就这事！”振兴表面上神情冷淡，心里可乐开了花。他催促儿子，“说下去，还有呢？”

“当然还有，妈妈说，我们的文化站明天开放。明天是墟日，文化站还要开故事会，妈妈要讲一个顶顶好听的故事

哩！”

“你妈会回来吧？”振兴冷不丁地打断儿子的话。

“会，她说会回来！”儿子如实反映情况。

好哇！振兴的脸上笑放出几天来的第一朵花，他顺手拿起扫帚，说：“俊俊，快，快把房间扫净，院子我来收拾。”

扫帚象长上了翅膀，在室内外飞来飞去。振兴父子又是洗，又是刷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振兴要以实际行动告诉妻子：没有她在家，他振兴照样可以料理好家庭。同时也想以此行动得到妻子的谅解。

院子料理停当，振兴和了一碗石灰糊糊，找回几天前打破的水缸片，打算把它粘回去。

正粘得起劲，院门猝然开了！

“振兴老弟，振兴老弟！”紧接着是一阵男高音。闻声知来人。振兴纳闷：富裕中农尹老七找上门来干嘛呢？

尹老七跌跌撞撞地闯进厨房，恳求着说：“振兴老弟，拜托你走一遭，千万走一遭。”

“你倒是说清楚呀！”振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“嗨，你老婆杀进我家门来啦！你不上阵，她不知要闹到啥时辰！”尹老七大闹不止。

振兴越听越糊涂，尹老七急得跺脚说：“我亲家公刚上门，你老婆就同他闹起来啦，叫我脸往哪处搁呵！”

“你家来了客，管她屁事！”振兴大惊失色，跟着尹老七，迈开了飞快的步伐……

尹老七家里，两军对峙，正展开着一场唇枪舌战。交锋

者是银河湾文化站“站长”——火秀，对尹老七的亲家公。

“你别吃了河水管得宽，一个妇道人家，管我讲什么古！”亲家公吹着花白胡子傲岸陈辞。

“你在社员中大讲帝王将相，才子佳人的故事，散布封建毒素，毒害社员，谁都管得着！”火秀振振有词地反击。

“我又没跑到你文化站来，在自己亲家公家里讲，与你何干？”

“公社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社会主义的阵地，那里也不准放毒！”火秀看了看别家围来这里听故事的青少年说。

“我讲了又拿我怎样？”

“针锋相对，坚决斗争！”

亲家公做梦也想不到，这个过去只配围着锅台转的家庭妇女，居然如此难以对付。他想起了孔孟之道：“男不斗妇”“好汉不吃眼前亏。”连忙收敛了怒容，皮笑肉不笑地对火秀说：“好好……，接受您的忠告，我不讲啦！”

“不讲固然可以，不过放了毒应消毒，你要作出检讨。并保证以后不再讲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。”火秀半分半毫也不相让。

黄豆大的汗珠，从亲家公额角上争先恐后地涌出来，正当他“山穷水尽疑无路”时，半路杀出了程咬金，尹老七搬来的“救兵”威风凛凛地临阵了！

心急如火的振兴，摆出作丈夫的架式庄严地出现在妻子面前。

“俊俊他娘，莫管人家闲事，回去吧！”振兴调解地说。

“不！”火秀半丝情面也不给，“不解决问题决不罢休。”

振兴说的话不灵验了，妻子当着睚睢众目违抗自己的话，脸往那里放呵！他禁不住大声呵责：“再要吵回家吵，不要在别人家吵！”

“不，问题弄彻底！”女站长也并不退让。

振兴呆呆地望着火秀，好似素不相识，只觉得喉咙里一阵哽塞，鼻子酸不溜溜的，他毅然说道：“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就一辈子甭回来！”

话一说完，振兴百感交集，总以为风波已停，高高兴兴等待妻子回来，没想到又惹了新的风波，他撒开双腿，头也不回地跑回自家，独自长叹不已。而火秀则不顾这一切，她和那“亲家公”争辩到底。这个“亲家公”解放前是在茶店做事的，满脑子旧思想。火秀直到他承认错误，当着听故事人的面，作了检查，保证以后不再讲这类东西，她才离开此地。

墟 场 上

瑰丽的朝霞，象一位灵工巧匠，在银河里笑绘出一幅幅杭织湘绣般的奇妙图画；翠莺在岸柳绿茵中追逐嬉戏；紧随着牧鸭姑娘的清脆鞭声，团团白雾般的鸭群扑扑投身于烟波之中。等到早炊的烟囱吐完了袅袅青烟，各条山路便出现了络绎不绝的赶集者。

社员们挑着担子，推着车子，提着篮子，唱呵，笑呵，

向着墟镇汇拢。

银河湾当墟之日，是乡间顶热闹的时光！尤其是今天这个墟日，更不比寻常。瞧，人们刚才走近街头，就被大樟树上那张红艳艳的通告吸引住了，通告告诉大家：银河湾文化站今天正式开放。看完通告，人流轰地向东街转移，朝着文化站方向流去。

振兴也游泳在欢闹的人河之中，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朝文化站移动。这阵子，他听到许多人在赞扬他妻子办文化站办得好，心里对她的怨气，早已烟消云散，此时，他想亲眼见识见识妻子到底干出了些什么名堂。

但是，当脚踏进文化站门槛时，振兴又折了回来。他，热望着同妻子见面，可是临到阵头又打退堂鼓，让羞愧占了上风。

这下，文化站对门的理发店倒帮了大忙，成了振兴的落脚之地，振兴进去了一次又一次，出来了一回又一回，理发师傅注视着他那短而无需修剪的头发，弄不清他有何贵干。

此刻，得感谢俊俊，这个懂事又不懂事的调皮鬼帮助爸爸摆脱了毫无意义的徘徊。他说：“爹，妈喊你去！”他不容爹有丝毫犹豫，就拉着他向文化站前进。

走进文化站，振兴宛若来到一个新奇的境地，房子粉刷一新，墙上贴着一幅幅新出版的宣传画，最大的一幅叫《工农兵占领文化阵地》。

房中央摆着几张条桌，桌上摆满了各式新书，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书，有农业科技书籍，有小说，诗歌，连环画……，条桌旁还有一只朱红报架，悬着十多种报纸。

读者们正在贪婪地阅读着书刊，尽情地吸取着精神食粮。

“哈，振兴，你也来了。”一个读者起身招呼，“嗨，这些天哪，可累坏了你爱人，文化站的墙上，桌上，地上，哪里没有她的心血和汗水？”

“可不，现在我们贫下中农有了自己的文化站啦，剥削阶级那一套更没市场了！”又一个人接口。

在众人的感叹和赞扬声中，振兴第一次发现妻子的工作包含着如此深远的意义。他已经理解了妻子，想着，想着，振兴被儿子拉到里间。这是借书室，贫下中农们翻阅着借来的新书，鱼贯而出。有的说：“早就从报纸上看到过介绍这本《金光大道》，是写咱们农村的故事，现在可好，终于借到了手！”

有的说：“火秀还给我布置了任务呢！要我看完这本《高玉宝》后，写一篇读后心得！”

“振兴！”身后突然传来熟识的呼喊，那么亲切，那么温和。

振兴立即回首，泪花儿在眼眶里打闪，他含羞地应道：“孩子她妈！”声音低到只有他自己才听得见。

“喏，帮你借的。”火秀交给丈夫两本书。振兴郑重地接过来，轻声念道：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、《铁人王进喜》。”

“回家吧，妈妈！”俊俊说。

“妈还有事呢！”火秀应着，走出了文化站。她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走进茶店。

茶店，这是墟场人数最集中的地方。因为银河湾一带盛产茶叶，社员们都有喝茶的嗜好和习惯。

尾随在后面的振兴很奇怪：“文化站长”进茶店干嘛？莫不是疲劳过度了想歇口气！

“啪！”火秀站在茶店中央，敲起竹板，唤起了人们的注意，她微笑地说，“贫下中农同志们，我今天给大家讲一段《英雄王国福》。”茶店里响起热烈的掌声。

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！众人知道，茶店历来是说旧书，唱旧曲的地方，从这里散发的剥削阶级毒菌象魔鬼一样潜入人们的肌体，腐蚀人们的灵魂。现在，我们的文化站长满怀壮志，要用社会主义的文艺来占领这块地方啦！

娓娓动听的故事开始了，王国福“身居长工屋，胸怀全世界”和“拉革命车不松套，一直拉到共产主义”的英雄事迹如春风吹拂着人们的心际。

振兴竖直耳朵，一字字，一句句都听得清清楚楚，真真切切。他联想到妻子昨天下午同尹老七亲家公针锋相对作斗争的情景，终于醒悟到妻子这样做的根由。他警觉到，自己比妻子落后了一大截。

故事讲完了，掌声如春雷回荡在茶店，茶店被社员们里三层，外三层地包围得水泄不通。

振兴激动地拉了拉儿子：“俊俊，走！”

“上哪去？”俊俊不解地问。

“把我们的铺盖搬到文化站来！”振兴回答。

“干什么！”

“晚上帮妈妈一起搞文化宣传！”

“好！”俊俊快活得一跳三尺高。

黄昏，振兴院门口出现了火秀的身影，不一会，烟囱升起了晚炊的青烟，振兴哼着小曲，挑起满满一担盛着晚霞的银河水，阔步朝家迈去。路旁的人们打趣地说：“水缸都被你打破了，当心装不下！”振兴憨笑着回答：“去你的，我早把它补好啦！”“今后还拉火秀的后腿不？”邻人又说。

“拉后腿？我还要当故事员呢！”振兴自豪地回答。自此，每天收工后，振兴都到文化站去帮火秀工作，有时也讲故事。

“哈哈，哈哈……”人们时时赞美这对夫妻，串串笑声荡漾在美丽的银河湾。

桔海金浪

洪 春

上个月，得到哥哥结婚的消息，我因为到地区参加一期新闻报导学习班，所以未能赶回家去祝贺。昨天从地区回来，我们的报导组长交给我一个任务，要我到素有桔乡之称的星火生产队去采访新人新事。太巧啦，星火生产队正是我的家乡，人、个个了解；地、处处熟悉，对出色完成这次任务很有利。再说，还能见见我尚未见过面的嫂嫂，看哥哥到底找了个什么样的对象。

在这两种心情的支配下，我跃身跨上自行车，箭一般地飞上了蜿蜒曲折的山路。为了抢时间，我连上坡也不下车。飞着，飞着，星火生产队已遥遥在望了，我童年时代和小伙伴们在村头栽的白杨树也见着啦。啊，白杨树又长高了许多，家乡的革命、生产肯定是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！

想到这里，我加大“马力”，乘风破浪地飞速前进在最后一道下坡路上。正当我埋头苦干的时候，忽闻“嗨”地一声巨响，从树后横出一根赶鸟用的长杆来，紧接着跳出一员“虎将”，拦住去路。